

李秀勤工作室开放展

LI XIUQIN'S STUDIO SHOW

独立不改 健行不殆

ALWAYS INDEPENDENT AND HARD WORK

李秀勤与北人的对话

DIALOGUE BETWEEN LI XIUQIN AND BEI REN

- 01 扫描
- 02 布展现场
- 03 扫描（局部）



时间：2010年6月10日
地点：杭州，李秀勤工作室

北：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室开放展”是我看到的展览里边非常本质的一个。

李：“本质”在这里有两个含义。第一：“工作室开放”是一个概念，是艺术家以工作室作为平台与社会和学术圈交流。本来工作室是艺术家学习、思维、创作、实践的私人空间，是作品孕育、诞生的地方，与艺术家的作品在美术馆、画廊的展览有根本的不同。第二：工作室开放“展”又是一个概念，“展”就是要有交流的话题，就是艺术家自身作为“主体”对当下社会价值取向、价值标准、文化机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作为主体“我”与人们交流，就是说“要发言”。

北：在北京的工作室，很多都进行了装修，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著名艺术家的工作室。但李老师你这个工作室看起来相当质朴（笑）。

李：原来这里是杭州小轮车厂的锅炉房，是这个工厂里面提供热量的一个中心，锅炉搬走了，留下一些遗留物，特别是里面的烟囱。现在这个厂区主要是仓库，我在这里工作有四年多了。

没有做过任何修饰，只是我在上面加了几个小房间，所有的结构都是原来的，浴室、化验室、锅炉工的休息室。

北：我们刚才用了“本质”这个形容词，我觉得这个词是很准确的。实际上当代艺术很多人都是在装饰自己，去和某种市场的需求或者认知相对应，所以画廊做展览要有著名的策展人出现，要有一个时尚的主题。

李：我这里不存在这个问题。

北：我觉得工作室开放展是一个比较“本真”或“本色”的状态。

李：锅炉房的空间结构是有特定性的，根据它的结构创作，并在这个工作室里展示，作品与空间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体，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能量，通过工作室开放释放出来与大家交流，是一个非常

本质、敞开的交流平台，这个交流平台就像你刚才说过的没有那种适应性，没有化妆过，就是一个本真。

北：素面朝天。

李：对，工作室的状态，我的思维，工作内容，通过这个环境和作品，使观者最直接的了解。而不是一个作品在这做好以后，拿到画廊、美术馆，像一个精心打扮过的少女走出自己的房间。“扫描”这件作品是根据空间来做的，特别是作品中的主体就是锅炉的烟囱，是任何一个画廊和美术馆不能提供的，所以说作品的形式是唯一的不可代替的。

北：对。

李：工作室开放展，是以独立思考为基础，以思想交流为目的的艺术展示方式。

北：“本真”和“独立”是两个重要的特性！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李：比如一年，或者两年能够开放自己的工作室，是一个很健康的交流方式。

北：尤其对于雕塑家来说，作品运输很麻烦。其实四川的邓乐就一直想做这个工作室开放展。我觉得如果能形成一条线，若干雕塑家的工作室同时开放，大家索性出来走一圈！

李：太棒了，这才是当下中国雕塑家应做的事情。

北：对，非常纯粹。

李：非常纯粹！你在想什么，在关注什么，是你自己独立思维的一个载体，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艺术家需要一个非常独立的思考空间，创作自己的作品。

北：其实我们对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开始感兴趣的时候，真的很想去看看他的工作室。看他整个的那个精神-形式进程，你对他的那种了解和感知是完全不同的。

李：对。就是说你能够触摸到一个艺术家全方位的创作过程与他每天的生活的深度联系，更确切地说能触摸到一种特别的气息，一个温度。

北：对。我觉得是一种触摸。

李：艺术家工作室开展展很单纯，不需要任何人来给他主办，为他剪彩，他自己给自己主办。

北：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李：希望中国的雕塑家，开放自己的工作室，是通过作品进行思想交流。

我认为工作室开放首先是以私人的工作空间呈现作品。我的作品与这个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个空间和锅炉的遗留物烟囱，《扫描》这件作品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另外，作品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与当下的生存空间、生命形态有着深层的联系。

北：这两件作品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跟你前些年给大家呈现出来的那些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以往我觉得你的那种走向是从人的生命记忆和体验里边抽象提升起来的，一种相当形而上的表达。

李：1998年我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安格列城堡展出的国际第三届雕塑双年展。有东西方各16名雕塑家的作品，分两部分展出。一部分在古堡内部，另一部分在古堡的园林中，主题是雕塑自然——东方西方。策展人的展出方式是东西方艺术家作品交叉对照。我的作品是利用竹炭做的《墙》，与博伊斯的作品《橄榄油纪念》和《7000棵橡树》录像及他使用的铁锹为邻。博伊斯作品的思想性很有感染力。另外，艺术家创作宛如生长的树只要活着就在运动，包括我的作品，有主干和分枝，重要的是生长。

北：很有意思，这次的作品，空间相对局促，光线昏暗，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灵异的。我不知道这个形容确切不确切，就是说它不是那么一种敞开的状态，它好像是一个深入到内部去的东西，有一种窥视的感觉。那个管子和他弯出来的那个头很像一个窥镜……

李：探测器！可以说在扫描我们“书写”的记忆。

北：探测器！对，有一种向内部深处去探测，甚至是窥视的感觉。这种气息跟你以往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反差，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你以往的作品是自己生命体验的表达，这次的两个东西都有更多的社会学色彩。

李：是的，我是生存在当今社会中的一员，是我对当下生存状态

最深刻的感受，是我对当下价值标准的一种批评和判断。

北：当代的批判意识，向着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那种深层症结，探测进去。

李：这里有一句话阐释这件作品：“意大利医学家韦德鲁齐奥，本世纪初发明了一种能够捕捉人体内微小恶性肿瘤的扫描仪。它的功能有助于早期诊断癌症，挽救患者生命。”

北：里边满墙的字，我觉得很有震撼力，它一下就把你带到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当中去，尽管具体去看篆字写的是哪一篇，可能看不出来了，但是从这个缝隙当中，那些磨损的字迹当中，各种字体，篆、隶、行、楷，魏碑到“文革”的那种红色的仿宋……

李：在三年前或者四年前，你到我们学校工作室来，我们正在进行这样一个课程。

北：对，当时满墙挂的都是字。

李：你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正进行到第四周。这个课程叫“有限空间创作”，是以学习中国书法为基础，体验书写与形态的关系，来对应我们工作室“形态与观念”的研究方向。这个课程有八周的时间，前四周是学习书法，后四周是创作。八周课程结束之后，同学们对书法还是很感兴趣，我就鼓励他们来我工作室写。当时没有别的目的，同学非常想写，我们就一起写。只要有时间就在四堵墙上写。我们是非常严谨的，首先在墙上打上红格子，然后开始临摹，临摹篆书、甲骨文等等，写了很多。开始同学们还不敢写，因为纸上书写与墙上书写是不同的。我鼓励他们胆子大一些。开始写得不是很好，写了一段时间后进步很大，这之后他们就不满足这些，要写自己的东西，所以写了一些带有创造性的书法。写满了就覆盖写，一层一层地叠加、覆盖，重叠之后留下的是书写的记忆和痕迹，字的可读性就不重要了，而产生了一种记忆和记忆被覆盖的力量，拓展了我们的“书写”空间。这和原来纯粹的书法是不一样的，它是对于生命和历史的书写。激光也是一种书写，扫描本身也是一种书写！

北：说说另一件吧。

李：近一两年我就在想做一件作品，关于价值标准的衡量，因为我觉得如何衡量一个价值标准在目前很重要。

北：你的潜台词是说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在失衡，或者说在沦陷？

李：我感觉是失衡。怎么说呢？迷惑，不那么清晰。

北：如何来衡量？做一杆大秤来称？（笑）

李：“秤”，它是一个为买卖关系等价交换，而制作的测量物体重量的器具。它，象征着一种公平和公正，与我们的商业社会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那么我就在想，我们的思想、意识、心灵的重量是否也可以测量。

北：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是否还在思考价值观的问题？但我们这代人始终觉得价值观是一个先决的东西。当我们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价值判断。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许多的价值系列，基督教、佛教、道教、儒家，它们的价值系统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时代，价值判断本身并不是问题。不管你选择哪个系统，你都会有一个核心价值的东西支撑着你。但从现在来看，中国这几千年的文化，到“五四”发生了一个严重的断裂。基督教在传进来的过程中，实际上一直是被他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色彩所遮蔽。所以价值观就出现了一种真空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4 扫描（局部）



那么你通过这样一个符号，挂了这么一个东西……

李：今天我挂这个符号，明天可以挂另外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衡量的。

北：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一个空壳，尽管它金灿灿的，闪亮，也很庞大！但跟你这块石头相比它压不住秤。

李：是的，它很轻！

北：这是个隐喻，这种大而空的，华丽其外，空虚其中的东西。在视觉上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还是很强烈的，感觉这么大的东西挂在那儿，飘着。

李：一个支点，杠杆，一个被测物体和一个秤砣，组成了一个测量系统。目前这个测量系统被破坏了，原因是：被称的物体分量太轻，杠杆倾斜，秤砣滑落地。

北：当一个艺术家要表现他的观念时，他一定是通过一个状态来表达的，不是通过语言或其他来表现，就是直接的这么一种状态诉诸你的感官。

李：我想表现一种关系。

北：说老实话，我一开始没看出来地上这个是秤砣。

李：不仅你没看出来，很多人都没看出来。因为这个上下起伏、动荡的杠杆和被称的物体较显眼，而秤砣在地上，太不显眼了，呵呵，它又不华丽，又不庞大，不闪光，它就是一块石头！

北：就是一块石头！但石头是非常有质量的东西。当年张永见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个石头都是亿万年的战士！

李：哈哈哈哈哈，亿万年的战士，它很沉默，但是它是“存在”，在

我这里它本身就是一个主体，它自我存在，并且是历史的见证！

北：很棒！

李：我非常赞成你的观点，第一：《衡器》的实质是关注人们心灵价值的缺失。市场、资本、权力在塑造着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本身。

北：说得好！

李：资本和权力的力量是很大的，消费主义、物质崇拜、学术腐败，我觉得它渗透到每一个人，它在消解着人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精神的家园……

北：对！你喜欢用大地这个概念。

李：对，大地，大地！我的画册就名为《大地》！

北：这个概念我和你有强烈的共鸣。我觉得是你这么多年的表述都是进入一个存在本身去开启它。

咱们这次就开一个栏目，叫“开放工作室”，或者“工作室开放”。

李：突出“工作室开放”这样一个理念，倡导以艺术家个人的、思想的独立性作为学术和社会交流的基础，不受市场、媒体和权威的影响，在这个空间中展示艺术家最真实的状态。

北：独立性是真实性的前提。

李：对，独立性非常重要。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他必须是一个可以独立思维的人，才能做好他的作品。特别是在当下，面对市场、名利、资本的影响，艺术家应该给自己留下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体”，这非常重要！ □

（录音整理：刘兆凤）